

u Huadong
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短篇小说

十三种情态

邱华栋 著

Qiu Huadong
Collection

邱华栋文集

中短篇小说

十三种情态

邱华栋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三种情态 / 邱华栋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6
(邱华栋文集)
ISBN 978-7-5594-0526-5

I. ①十… II. ①邱…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253 号

书 名 十三种情态

著 者 邱华栋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90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526-5
定 价 4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 降落

026 // 云柜

047 // 龙袍

070 // 墨脱

097 // 心霾

120 // 溺水

143 // 禅修

165 // 十渡

198 // 大叔

221 // 入迷

243 // 蒸锅

271 // 开盘

291 // 闭关

311 // 后记

降 落

—

“飞机降落的时候，后轮落地的一刹那，会发出摩擦和撞击地面交织的声响，飞机后轮先着地，会迅速弹动并稳定下来，然后，前轮才与地面接触，整架飞机在轮子的支撑下保持平衡，安全降落到地面上，像扑向对手的雄鸡那样雄赳赳地在跑道上飞奔，然后，就停了下来，在一条斜的匝道上转弯，这样，主跑道就立即让给了那些即将降落或者马上要起飞的其他飞机。这架飞机开始平稳地驶向有廊桥的停机位，没有廊桥了，就会在引导车的引领下，前往露天停机坪。等到飞机完全停稳下来，地勤人员会迅速固定住飞机轮，然后，发动机停转，客舱里的灯光会全部亮起来，这个时候，空姐会提示大家，航段结束，大家准备好整理物品，要下飞机了。”

方强在给他的女友薛媛讲自己驾驶飞机的情况。薛媛比他小十岁，因此叫他小哥哥。薛媛是一个独生女，所以多少有些黏人。方强是一位有八年驾龄的飞行员，作为机长，他驾驶飞机超过了五千小时，经验已经很丰富了。

“可经常有性急的旅客，飞机还没有停稳，他们就站起来取行李，很讨厌，”薛媛说，“他们为什么那么性急？这时是不是很不安全啊？”

“是啊，中国人就是这么着急，干啥都着急，上飞机要抢，下飞机也要抢，不知道他们到底急什么。实际上，这是很坏的习惯。因为，飞机在驶向廊桥或停机坪的时候，也是有一定危险的。我上次飞到巴黎戴高乐机场的时候，就听说有两架飞机发生了地面碰撞，结果，没有系紧安全带的旅客，在飞机里都飞了起来，撞到了飞机舱顶上，有人掉了门牙，有人破了相。因为，飞机体量大，一旦互相发生碰撞，即使在地面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力道之大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空姐，总是要制止那些在飞机没有完全停稳就站起来取行李的人的原因，要他们坐下来，赶紧系上安全带，这都是为他们好。”说到了这里，方强忽然揽住她的腰，说：“我们是不是要考虑结婚了？”

薛媛就愣住了，她对这个问题还真的没有最后的把握。她和方强已经同居五年了，无论身体、声音、气息，彼此都是那么的熟悉。但是，现在，薛媛无法确定的一点是，她是不是应该嫁给方强了。方强体魄健康，飞行员的伙食营养充分，精神状态也总是最抖擞的，只要是方强穿上制服，他就是那么的英俊挺拔。她看着他，觉得他亲切，温柔，可就是无法确定自己是不是应该嫁给他了。

在五年前，薛媛刚刚大学毕业，在一家公司做文员，一个偶然的機會，认识了方强。从此，他们就开始约会和恋爱了。那一次，是在一家商场里，薛媛买了一些东西，正要出门，忽然看见有一个橱窗里展示着很多飞机模型，各种各样的飞机模型都有，组成了整整一个大型机队。都是波音公司生产的民用航空飞机的模型，从老的波音 707 到最新的波音 787 型飞机都有，此外，还有一些概念型飞机模型，比如，超音速飞机、公务机、双层

宽体大飞机、大型货机、透明飞机、流线型空气动力飞机和降落伞型飞机。薛媛不经常坐飞机，她对这些模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驻足观瞧。

“美女你好！您对这些飞机模型有兴趣？我们可以送给你一个模型，现在，是我们公司的宣传周活动。这些飞机，我都会开——当然，波音787型才交付给我们公司两架，还没有轮上我呢。”一个穿淡蓝色衬衣的小伙子出现在他身边，对她说。

“你是飞行员？”薛媛瞪大了眼睛。

“是的，我们的航空公司在做推介活动。你有什么疑问，我可以解答你。”这个小伙子非常热情，他英姿勃发，身上还有一种淡雅的松香型香水味儿。也许是阿玛尼，也许是范思哲。薛媛指了一下那些概念飞机模型：“啊，这些飞机，很奇怪啊，尤其是那个降落伞飞机，现在，这些飞机都投入生产了吗？”

“呵呵。这些都是概念型飞机。什么是概念飞机呢？就是还没有投入生产，但在设计研发阶段，是往某个方向发展的未来飞机，有的，还仅仅只是一个设计概念。比如，超音速飞机，过去欧洲有过协和飞机，但失败了。可早晚还是会继续研发的。更快、更舒适、更安全，一定是飞机的未来发展方向。像这一架飞机，宽体的，比空客A380型飞机还要大，能够承载一千名旅客。不过，我猜波音公司可能永远也不会生产它了。并不是越大就越好。空客A380在使用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但货机就不一样了，你看，这架货机，这么大，能装进去多少辆坦克，你能猜得出来吗？”

薛媛被这个飞行员那好听的声音所迷惑了，她的身体里本来有一种磁极，现在，她感觉，就在这一刻，这种磁极忽然被眼前这个男人激活了，然后，她被这磁极所扰动，身体有一种震颤感，这种震颤感只有她自己才能感觉到。

“那这架能够打开降落伞的飞机，是什么概念啊？”薛媛指着一架分成了两半的飞机模型问他。

“这架飞机模型，是把机舱和底座分开展示，你看，一个巨大的降落伞拖拉着飞机的客舱。这是飞机设计师的一个概念。现在，飞机虽然是地球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可一旦遇到了机械故障，出了事就是大事故，机毁人亡是常常发生的。于是，飞机设计师就想，如果空中遇到险情，比如飞机的发动机完全失灵，那么，整个客舱的座舱弹射出去，然后，降落伞打开，坐人的座舱会安全降落到地面，旅客就安全了。这种设计理念，就是飞机遇到危险，整个座舱可以脱离飞机，像那落地之前的宇宙飞船那样，打开降落伞，这样，里面的人就得救了。”

薛媛很赞叹，“嗯，这样的设计概念很不错，多了一个飞机乘客存活的安全保障，类似汽车安全带的作用。”她又指着那架透明飞机的模型：“你看，这里写着‘透明飞机’，透明的飞机在空中飞行，没有遮挡，什么都看得见，谁敢坐这样的飞机啊？”

他笑了，摆了一下脑袋：“这是在展示飞机制造材料的先进罢了。虽然飞机材料大部分做到了透明的，但飞机本身却是非常安全稳定的。人类的制造能力已经快到这一步了，就是制造出某种全‘玻璃钢’型的飞机。这样，人在飞机中，而飞机是透明的，这就像是你坐在透明的高空缆车中的感受一样。”

“啊，我可不敢坐这样的飞机。我最害怕没有支撑、庇护、依靠和遮挡的那种感觉了。我就是害怕没有安全感。”薛媛说出了大部分女人的心声。

“女孩子啊，就是最爱关心安全感了，”他笑盈盈地递给了她一张自己的名片。“不过，这些概念飞机恐怕有很多是要永远都停留在概念里了。

就像你说的，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坐在透明飞机里的。那实在是缺乏安全感。只有我们飞行员能开得很嗨，乘客估计是要崩溃的。你喜欢哪一架模型？我现在就送给你。”

薛媛看着他，笑了。她就这样和方强认识了。然后，他们就开始了约会和恋爱。

二

五年过去了。这五年的时间里，薛媛与方强的感情发展得不错，但是，她发现自己过去能够闻到方强身上那种体香，可现在她闻不到了。

男人也有体香？是的，也有。方强身上的体香不是他的香水味儿，而是他身体自带的。这也许与他的父母亲经营檀木、花梨木、红木家具公司有一定关系。有一次，薛媛去他父母亲开的那家家具店的后院，看到一个很大的仓库，里面储存了不少原木，大大小小的，安静地躺在那里散发着各色香气。这些香气可能就浸润到方强的身体里了。

薛媛是来自四川的一座小县城，父母亲是当地的政府公务员。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华侨大学毕业，在公司里做文员，就留了下来。海岸对面就是台湾岛，因此，每天都能感觉到海风的吹拂，她是那么的高兴。在薛媛和方强同居的这五年里，他们互相已经熟悉到似乎有一点少许的厌倦感了，这是一种隐秘的、谁都不愿意面对和说出来的小感觉。

薛媛还记得，她是那么喜欢亲吻他那健美的身体，他那经过高强度的体育锻炼和丰富营养供给所一同锻造出来的男人的美妙身体。她会吻他，

她喜欢从他的眼睛开始，从睫毛那里开始亲吻。不知道你有没有亲吻过一个男人的睫毛。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让小刷子一样的睫毛在唇边来回地扫动，她会立即感觉自己的身体会柔软和散发出芬芳。假如他闭着眼睛，亲吻他眼睛的时候，眼球在眼皮后面缓慢地来回滚动的感觉，不知道哪个女人体会过没有？震颤，奇妙，迷人。然后，再顺着额头亲吻他，亲吻他那滑动的喉结，也是多么的有趣和生动啊。这就像是要逮住一只狡猾的老鼠那样，他那滑动的喉结是不容易被她所捕获的。好了，还有他的耳朵。他长着一双鬼耳朵，因为，他的耳朵里有时候会长出几根长毛，弯曲的，柔韧地伸展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每一次都是她用舌头去濡湿，然后咬断。这样他会尖声叫唤，这让她很兴奋。或者，有时候她让他躺在她腿上，她用剪刀给他剪掉。他的耳垂往往是凉的，这是他身体最凉的部分，像一种奇怪的多余物，长在他的身体上。而他的胸膛，隆起的一片三角形高原，是她觉得最乏味的，除了他那粉红色的两颗乳头。她不会在他的胸膛那里停留很久，就会去探索他的肚脐眼。啊，那浑圆而神秘的塌陷，那螺旋和旋涡一样的深入，被掩盖的洞穴，男人的体香诞生之处，她喜欢用舌尖轻挑他的肚脐边缘的旋转皮肤褶皱。就是在那里，他散发着一股体香。这种体香，方强自己也闻不到，只有她能够闻到。每每到了这一刻，薛媛就沉醉在一种肉体的狂迷里了。

身体当然是恋人之间互相吸引的一个因素。他们的身体在那么多的日子里，一千多天里互相依偎，互相嵌入，彼此搭配。然后，薛媛就和她的“小哥哥”的身体，熟悉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地步。再激情万丈的爱都做过了，再磅礴澎湃的交流也有过了。现在，他们来到了男女关系的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眼前是那么的开阔，可是，越开阔，他们都不知道向哪个方向走了。这就是他们现在的真实感觉。

薛媛想，这些年，方强每一次都能驾驶飞机安全地降落下来，但现在，他们要不要降落在婚姻里呢？这个时候是应该结婚了，还是应该分手了呢？她不知道。

她知道的，是从最近一年开始，她常常踏上远足的旅途，而且，是她一个人。他也支持她去旅行。她所在的公司的工作繁忙，最后，她就辞去了工作。因为方强每年的薪水有一百多万，足够他们开销，她的父母亲也出钱给他们买了一套房子，希望他们结婚，早点生孩子。在五年的时间里，他们大部分时间里都采取了避孕措施，有时候没有，可她从来都没有怀过孕，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而她也没有准备好要孩子。有人说，没有准备好要孩子，就不要结婚。结婚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繁衍后代。

他们什么都不缺，他开一辆轿车，她有一辆陆虎越野车。这使她能够驾驶车子前往她愿意去的任何地方。一开始是城市周边，然后，是长江腹地，最后，是北方的草原，和西部高原，乃至边陲地区的那些高山大漠，她都去了。

奇怪的是，在路上，她又找到了与方强继续相爱的感觉。不一定要每天在一起才相爱，她每次出门，都发现自己更爱方强了，因为，每次出远门，一个人驾驶汽车，或者坐飞机出行，方强和她总是通过手机短信，现在还有了微信语音，在紧密地联系着。这样即使是在天涯海角，她也能够感觉到方强和她在这个茫茫世界上的关系是最亲密的。也就是说，距离他越远，就距离他越近。这种感觉太奇怪了。

这么多年来，他一次次地给她讲述他驾驶飞机的起飞、飞行和降落的过程中那些有趣或者乏味的感觉，降落，降落，起飞，起飞，飞行，飞行，降落，降落。大地那金属的儿子——飞机，最终，总是要降落在大地上。而飞机一旦平安降落，方强的短信或者语音就会发过来，不管她在这个国

家的任何一个地方，她都能够很快知道，他安全降落了，不光是他自己，而且，他让一架航班安全降落，在飞机上，还有一百乃至几百人都安全地从飞机舱里走出来，前往每个人生活的喜悦和冲突当中去了。

她曾经问过他，为什么不找一个美丽的空姐做女朋友，因为他每天都和很多美丽的空姐在一起上班，早出，晚归，飞两天，休息三天，或者飞三天，休息三天，各种空乘组的组合，每天都在发生，在航空公司里，每年都有新的空姐加入，一定有女人喜欢他，甚至愿意把自己交给他。

“因为，我就是爱你，亲爱的媛媛。空姐很好，但我和你现在的关系，已经是那种起飞之后十五分钟在巡航高度正常平飞的状态了，这是飞行的最好状态，也是最安全惬意的时刻。这，就是我和你现在的状态。让我们继续飞行吧，直到我们想降落到婚姻的跑道上，我们就降落，好不好？告诉你吧，空姐们长期在高空飞行，会被大量地面照不到的辐射所影响，她们老了以后很容易得老年痴呆症。起码，记忆力减退，衰老加剧，这是没有人会告诉你的秘密，现在，我告诉你了。大部分的空姐都干不长，这在中国是一碗青春饭。空姐在高空服务旅客，是需要细心、耐心和毅力的。每天面对各种乘客，甚至偶尔面对危险，女人再有韧性，也不见得能长期干下去，干几年，最多干十多年，她们往往会转到地勤从事其他工作，甚至离开这个行当。你明白她们的辛苦了吧。”方强这么说。

薛媛就不再嫉妒和想象那些空姐和方强的关系了。五年的同居时间，使他们之间磨合得很好，连吵架都不会有。可是，他们的关系往哪个方向走，却是眼下两个人内心里感到迷茫的。结婚，本来是那么容易的事，现在，却变得艰难了。降落到婚姻的里面，现在他们还拿不定主意。

其实，主要是薛媛拿不定主意，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立即嫁给方

强这个“小哥哥”。人在一种惯性中，对已经获得的幸福感和安全感都会忽视和疲倦的，甚至会忘记自己已经是多么的幸福，而一旦真的丢失了，那个时候，后悔都晚了。这是她当时还不明白的事情。

要不要与方强一起降落在婚姻里？她不停地问着自己，还没有答案，于是，她就更为焦虑了，也就更喜欢远足了。

说起来，是有一个因素的。前年，另外一个男人出现在他的生活里了。那一次，是她驾车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沿着呼伦湖边缘的道路在行驶。大地展现出无比开阔的一面，草原遇到了旱季，牧草并不茂盛。在前方的视线里，一些车轮压出来的小道，纵横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早晨是寒凉、清新和湿润的，牧草上挂着露珠，而蚂蚱都还没有苏醒。到了中午，草原上热气蒸腾，暑气也随着上升，燥热难耐，汗流浹背，虫蝶飞蹦，太阳也是毒的。到了傍晚，大地被夕阳覆盖，是无比辉煌的。太阳的余晖让一切都金光闪闪，然后，是热血一样的天边，落日将沉，如同战士喷洒了热血，渐渐进入到黯然的死亡，大地逐渐暗淡下去，将血色带入到真正的黑暗中。

就在那个时刻，她的车爆胎了，就在呼伦湖边的小道上。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大草原从中午到晚上都是这样。她也没有办法打救援电话，因为这里手机没有信号。只能在那里等待，毕竟，这是一条草原上的主车道。一直到落日完全沉入到了天边，她感觉到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打算钻进车子，在寒凉和孤独中度过这个夜晚。

忽然，远处有一辆汽车亮着大灯开了过来。她那黯淡下去的心情立刻好了，她下车挥动手臂，大声地喊着。那辆越野吉普车开到了她的附近，停了下来，走下来一个长发飘飘的大个子男人，胸前挂着一架照相机，带

着很长的镜头。他走到了她跟前，“怎么了？”

“爆胎了。请你帮帮我。”

他很沉稳，“有备胎吗？备胎永远都很重要，对于出门的人来说。要有备无患。”他笑了一下。

“当然有备胎，就在车子里。”她觉得他像是一个摄影家。因为，他的相机非常专业，镜头很大，也很昂贵。她一看就知道。

他二话不说，就从自己的车上取来了修车的工具箱。然后走到了她的车子跟前，打开工具箱，取出了千斤顶，还有扳手等等。他又取下来她车子里的备胎，就开始给她换轮胎。他的动作娴熟已极，根本不需要她帮忙，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常出远门的男人。他的动作干净利落，她感觉这一刻他是那么的性感，这与方强从机场回到家里系上围裙做饭的那种性感是一样的。她身体里的那种磁极忽然就开始了扰动。

就是几分钟，“好了”，他站起来对她说，“我换好了，你要去海拉尔吧？”他问。

“嗯。我晚上要入住那里的宾馆。”

“其实，我倒是觉得，你可以和我一起去看星星。我今晚要拍星星。只有草原上才可以看得到无尽的星空。我还有睡袋，你可以睡在草原上。头枕着大地，眼望着星星，那种感觉，你今后不会有的。怎么样？”

她被他说动了，这太诱人了。“好啊，去哪里看星星呢？”她的内心里激荡着一种东西。身体里的磁极被继续激活。

“你的车子跟着我的车子走。”他说完，将工具箱放到了自己的车子

的后备厢里，然后发动着汽车，沿着一条在车灯照耀下能够看见的车辙前进。车灯的辉映下，有不少草原上的蚊虫被惊扰，纷纷飞起来，撞在玻璃上。此时的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大地是黑暗的。她的车子跟着他的车子，在草原上开了半个小时，来到了一片相对较高的坡地上，停了下来。

“那边还有一个敖包。”他下来对她说，“白天的时候，我站在这里拍摄远处的那条河，你看，现在，那条河还在闪闪发亮。”

顺着他指的方向，她看见了这片坡地的不远处，有一条河流在淡淡地发亮。今天的月亮是一点月牙，很细小，因此是看星星的好日子。他说：“我叫沈皓然，我是人文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您——”

“我？就是一个驴友，我叫薛媛。”她伸出手，她感谢他的搭救。

他捏住她的手不经意地握了一下，递给她一件东西，“嗯，这是你的睡袋，现在，我们搭起一个小帐篷。你帮帮我。”很快，一个野外宿营的帐篷就搭建起来了。是一顶红色的小帐篷。看到她有些心神不定，他说：“你是不是觉得睡在车里更安全些？”

她看了看手机，“不是，是这里手机没有信号，就是觉得，应该与家人联系一下。我习惯这样了。”这一刻，她想起了在空中飞行的她的小哥哥方强，他是不是在准备着一场降落？如果他降落之后没有她的消息，他会不会非常的担心？

他看着她，“这里距离陈巴尔虎旗有一百多公里，你愿意的话，还可以赶到县城去。”

她想了一下，说：“不了，我就和你一起在这里看星星吧。”

他感到了欣慰，说：“那我们往那边走走，那边有一片大坡，下面就是那条河，可以感觉到草原河流的湿气扑面而来，非常清爽。”

到了坡地上，她可以感觉到微风吹过来，夏天的草原上，青草从大地的深处散发出一种生长的气息。蚊虫都不见了，或者，是她身上撒的一些驱蚊剂起到了作用。他们坐在坡崖边上聊天。

在他的指导下，她看到了整个星空。是的，是草原上的星空一览无余地出现了，啊，这完全是一个弯曲的宇宙穹面和幕布所衬托出来的，无数的星星，那么多的星星，点缀在黑色的幕布上，这是多么璀璨的星星啊，一点遮拦都没有，只有真正的星星，散发着热气的星星，热闹的，不断游走的星星，静止的星星，大大小小的星星，都在天幕中说话。

她仰望着这在城市里绝对看不到的景观，内心里有着一声声音，音乐，或者奇怪的律动。女人和星空，和天象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所有的星星在她的眼前都是活跃的，不是死的，或者呆滞的，而是顽皮的，发亮的精灵。尽管她知道，它们都是星球，在浩瀚的宇宙中存活，它们发出的光甚至是很多年前、亿万年前放射出来的，现在它们甚至可能都已经死去了，但现在她才看见它的光亮。他坐在那里，给她讲大爆炸，奇点，银河，恒星，白矮星，黑洞，河外星系，星云，红巨星，彗星，卫星，中子星，暗物质，星团，所有这些词汇在他那里都是那么的熟悉。

他告诉她，只有在这里，远离北京——他所在的那座喧嚣的帝都，大城市，他才得到了一种能够静心思考遥远事物的能力，因为，人太渺小了，在时间中是不堪一击的，是瞬间就不见了。而在这里，安静如世界草创的时刻，只有他们两个，一男一女，坐在那里看星星，谈宇宙，谈你我他以及茫茫人世中所有的事情。